

R  
57.56  
1975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一五六號

據清光緒三十一年鉛印本  
清光緒三十一年  
李中桂等纂修  
影印

河北省

# 光緒東鹿縣志



sk127/07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6196\*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八月壹一版

# 光緒東鹿縣志

定價：新台幣二〇〇元正

發行人：黃 成 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 文 出 版 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新高美印製有限公司

三 重 市 長 興 街 九 十 三 號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可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應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羅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概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蹉跎，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為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實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康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棟會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往日的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光緒東鹿鄉土志卷一

軍機處存記東鹿知縣張鳳臺督修鄉土志工竣分呈各憲原稟

敬稟者竊<sup>卑職</sup>卷查光緒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奉

各憲札開光緒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准

京都編書局監督咨開查初等小學堂章程歷史輿圖格致三科均就鄉土編科講授用意至爲精善并編成例目發交各府廳州縣擇士紳博學能文者按例攷查依目采錄自奉文日始限一年成書由各地方官逕將清冊郵寄京師編書局一面錄副詳報本省督撫以免轉折遲延等因奉此除移行外合行札飭札到即便查照集紳商辦計粘抄單并發例目四本各等因蒙此遵卽與勸學所焦總董煥桐公務局紳董王茂材丹桂高茂材殿桂安速商辦據稱邑乘自李縣尊符清續修後迄今百餘年矣中間河道之變遷兵戎之擾攘烈婦義勇之勁節名儒循吏之徽光滄桑遞嬗書缺有間街談巷議言人人殊若但憑舊志之遺文與流俗人之傳說終不足以垂實錄而餉後生計惟有選三五讀書能

文之士攷古證今身經目覩庶足以資徵信而祛舛訛卑職察紳等所言不爲無見迺於  
公務局後院打掃閒軒延集一時文人學士適館授餐左圖右史共硯切磨除搜採本邑  
暨各鄰封志乘外其餘如世家望族之藏書逸士鄉賢之雜著靡不旁搜博採纂要鉤元  
故即顏其額曰編輯精廬俾顧名思義毋遺毋濫卑職公餘之暇嘗親詣其軒與該紳等  
討論體裁諄諄以博而能雅簡而能賅相規勉其膺斯選者時則有若王君際雲任君聯  
珠楊君鳳岐林君朝鳳李君遂司探訪也簪筆負囊分赴鄉村如轡軒探風故事某山某  
水某草某木某古蹟某鄉俗凡例應採輯者必得之於心而後筆之於書時則有李孝廉  
中桂馬孝廉際瀛尙茂材槐音魏茂材錫綸李茂材允恭耿茂材觀光司編輯也就採訪  
諸君所筭記點竄塗改參以經史之文證以古今之異分門別類各盡所長列表繪圖務  
求其精自去年九月開辦四越月告竣適庶吉士李公乘年假旋里復請其詳加釐訂以  
綜其成然後遣善書者分行鈔錄集成卷帙卑職才淺學疏忝膺繁劇加以新政疊稠益  
形荒殖幸賴此邦士大夫文明素著才擅操觚依例編撰逐漸成書卑職展開數過尙與

體例相符用特敘列銜名以表諸君子編輯之苦衷應如何刪潤之處伏乞  
憲裁所有 卑縣鄉土志編輯工竣緣由理合繕呈  
鑒核再此志業經遵錄清本郵寄京師  
編書局合併聲明肅此敬請

助安伏乞

垂鑒

右

稟

督藩學各憲暨編書局

光緒東鹿鄉土志卷一

編輯鄉土志紳士姓名

總校

翰

林

院

庶

吉

士

李

渠

襄訂

內

閣

中

書

銜

舉

人

焦

煥

桐

五

品

頂

戴

廩

生

王

丹

桂

五

品

頂

戴

廩

生

高

殿

桂

編纂

舉

舉

廩

人

李

中

桂

人

馬

際

瀛

生

尚

槐

音

編纂姓名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探訪

生 生 生 生 生 生 生 生

李 林 楊 任 王 耿 李 魏  
朝 鳳 鳳 聯 際 觀 允 錫  
遂 鳳 岐 珠 雲 光 恭 綸

光緒東鹿鄉土志卷一

弁言

誌者記也從言從志呂覽注謂志記之言也馬遷曰書蔡邕曰意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名稱雖異體例不殊兩漢諸志史家濫觴後代多宗之外此若漁仲通志元和郡縣志元豐九域志率皆翔鶴博洽非幼學所宜而各府州縣志又或煩瑣不盡適於用自泰西哥米紐斯氏創議以鄉土誌爲急務羅梭氏廣續行之略羅列特爾益發揮其義而盛於克勒拉烏列谷模潘勒諸人皆按學齡分年教授意至善也然汶格准橋遷地弗良棄劣從優天擇有例茲略師其意而體裁稍變分爲鄉土歷史鄉土地理兩門餘皆類附於中俾生斯土者卽耳目熟習之事以動其感情而漸增後此之學識其亦登高自卑行遠自邇之一助也乎

光緒東鹿鄉土志第一

歷史

歷代建置沿革攷

東鹿在唐虞三代爲冀州大陸之域杜佑以邢趙深三州地當之元和志謂大陸澤在鹿城南陸鹿古通用後代更明所由昉但圖志無徵未能詳析其分域亦一疏也春秋時不見傳記惟昭二十二年晉荀吳略東陽馬季長謂晉地自朝歌北至中山爲東陽而史記趙武靈王略中山地至甯葭甯葭今深州境在舊縣城東中山即春秋鮮虞地晉滅鮮虞有其地故畿輔通志謂屬於晉至魏獻子田於大陸酈道元以爲即吳澤引魏土地記地在修武城西異所同名不可據爲今地戰國時則分於趙據國策蘇秦云趙地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蘇厲亦云趙國前漳溢右常山左河間北代國然漢書平帝紀罷安定呼池池即苑師古注云屬中山而趙策亦云趙攻中山以擅呼沱循斯言之是戰國時初屬中山後屬於趙秦變封建爲郡縣至漢置安定貫鄆三縣又置樂信侯國

皆屬鉅鹿郡置西梁侯國屬信都國平帝時罷安定爲安民縣當時建縣名稱實繁其地皆屬出於境內而其故城則散見於水經注唐通典寰宇記等書後漢省樂信西梁改鄆作鄆省安定費縣入之道元注斯浹水東經育城北又東積爲陂謂之陽糜淵育城卽費城之譌鄆卽鄆或作鄆或誤作鄆水經注引竹書秦封衛鞅於鄆以實之趙氏一清曾辨其謬知師古注漢地志謂王莽改鄆爲秦聚亦其誤也三國史無地志其立郡雖間見於帝紀而置縣不詳洪氏亮吉采漢晉二書補輯之約與晉志無異晉以鄆縣屬趙國後魏曰鄆鄆卽鄆屬鉅鹿郡魏書地形篇云鄆有黃邱方輿紀要謂卽冉閔遣將禦後趙石琨處也北齊改曰安國隋開皇六年改爲安定十六年又置晏城十八年改安定爲鹿城大業初晏城廢入而鹿城愈著隋地志屬信都郡注云舊曰郡後齊改爲安國是鹿城卽安國而卽鄆也唐初置鉅鹿郡武德時改爲廉州鹿城隸焉貞觀初廢廉州以鹿城隸深州十七年州廢屬冀州先天時割鹿城屬深州又析饒陽鹿城置陸澤縣並隸深州攷舊唐地志東鹿隸深州注云漢安定侯國唐至德六年改爲東鹿新唐地志深州饒陽郡領東

鹿縣注云本鹿城天寶十五載更名寰宇記謂至德元年改爲東鹿屬鎮州說雖兩歧而東鹿之名要自唐始五代時周韓通城東鹿見歐公新史輿地廣記云屬真定國宋初改隸鎮州淳化時改屬真定隸深州見於元豐九域志金史河北東路上刺史宋饒陽防禦國初爲刺郡統縣五二曰東鹿元至元初立附郭蒲陰縣及以東鹿深澤來屬蒲陰卽祁州名始於宋金於縣置祁州元仍宋舊名至元十二年改順天路爲保定路領祁易等七州是東鹿隸祁州屬保定自元始也明時仍元之舊天啟二年舊城因溇沱溢沒移治圈頭市卽今新城我朝開國之初沿明舊制雍正十二年始不隸祁州統於保定府蓋自前漢言之曰安定曰鄆曰蕢曰樂信曰西梁曰安民至後漢則省併於鄆晉魏因之北齊與隋易其名而仍因其地唐號東鹿以後至今不改惟隸屬不一迨雍正時屬保正廣續不易此建置沿革之略也

歷代建置沿革表

唐虞三代及春秋戰國其時郡縣未分未敢殊殊於一家言強析疆域自置郡縣後名稱甚夥一代間時有改隸謹就漢迄今記傳可徵者列為表惟三國史無地志可考不與焉

兩漢	晉	南北朝	隋	唐	五代	宋	金	元	明	清
郡縣 前漢屬鉅鹿 郡後漢曰鄴 范氏郡國志 鉅鹿郡有鄴 光武帝紀擊 銅馬於鄴注 屬鉅鹿郡故 城在冀州鹿 城縣東方輿 紀要鄴作鄴 故城在今縣 城東北漢書 外戚恩澤表 孝文封賜鈞	鄴縣 屬趙國 案馬氏 通考晉 趙國領 縣九八 曰鄴永 和七年 後趙石 琨自信 都救石 祇於襄	鄴縣 後魏屬 鉅鹿郡 鄴即鄴 魏書地 形志鄴 有黃邱 雍正通 志云在 東鹿縣 安國縣 北齊移	鹿城縣 隋書地 志信都 郡有鹿 城注云 舊曰郡 後齊改 為安國 隋開皇	東鹿縣 唐初置 鉅鹿郡 武德元 年改為 廉州陷 於寶建 德四年	全上 歐陽修 五代史 周顯德 二年韓 通城東 鹿輿地 廣配云 五代時	全上 宋史地 志東鹿 初改隸 鎮州淳 化九年 改屬真 定府隸 深州襄	全上 金史地 志河北 東路深 州上刺 史宋饒 陽郡防 禦國初	全上 至元三 年立附 郭蒲陰 縣及以 東鹿深 澤來屬 案元史	全上 明史地 志東鹿 縣隸祁 州屬保 定府案 大明一 統志洪 武元年	全上 國初仍 明之舊 雍正十 二年不 隸祁州 始統於 保定府

北者友軍系志 卷一 歷史